

老照片

瑜 语

在计划经济年代，专门的茶叶公司很少，但一些大的食品商店会设茶叶柜台，记得当年新江桥边的第一副食品商店里面，就有茶叶柜台。像北京、广东等地的茶楼、茶室、茶馆，也兼营茶叶。当时的人们很少有富余的钱去商店买茶，即便要买，数量也不多，更多的是直接向茶农购买。

我的外婆是余姚四明山人，18岁嫁到宁波市区。我小时候每年都要跟着外婆去四明山上小住，山上有许多茶园。每到4月，山上的老乡就挑着担子下山来。当时交通不发达，要走十多公里山路，才能坐上汽船或长途车，跋山涉水到达宁波城区，外婆家自然成了他们歇脚的“客棧”。老乡们的茶叶虽然工艺粗糙，品相有优有劣，但绝对纯天然、纯手工，味道也是清新醇香。住在四明山的舅公，除了将自产的部分茶叶售卖外，还会带一些到外婆家馈赠给亲人们享用。茶叶的形状，有像珠子一样卷成小小圆粒的“珍珠茶”，也有像霉干菜丝一样的清炒茶。

记得舅公和老乡们天没亮就去宁波大戴家弄附近的菜场叫卖，周围的街坊邻居知道四明山人带来茶叶了，也会上门看货买茶。大人们经常围在外婆家门口七嘴八舌，说高山茶如何如何好。每当茶品色香形好时，舅公他们两三天就能把带来的茶叶卖完，然后用卖茶所得买上一些必需的生活用品，高兴地回四明山。有时老乡们售卖不顺，在外婆家住的时间就长了。当时外婆作为大嫂当家，家里孩子多条件也不宽裕，总是担心娘家来人时间住长了，妯娌们会有意见，常常面露难色。而外公却很豁达，不管老的小的，亲的疏的，只要是四明山上来的老乡都当成自家人。

记得1970年春，外婆村里的一位公公来宁波售茶，由于品相一般，又舍不得低价贱卖，在外婆家一住就是十来天，心里着急。外公自己掏钱把他最后的一些珠珠茶买了下来，使其开开心心回家。

20世纪80年代茶叶市场逐渐放开，之后的几十年间，各种各样的茶行、茶叶店、茶叶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感觉做茶叶生意的茶商都多于种茶、做茶的茶农了。

喝茶这件事，可谓既简单又复杂。简单在于，最常规喝法，一个杯、少许茶叶，冲上水，适温喝就是。复杂在于，喝茶变成一件雅事，变成茶艺茶道茶文化，那就意味深长了。小时候经常听邻家小妹喊：“阿姆，嘴巴燥



① 四明山茶农（黄孟丹 摄）

②③ 原宁波“一副”里的茶叶柜台（邱文雄 摄）



煞了，我要吃茶。”宁波话“吃茶”的含义就是口渴要喝水解渴，茶即水。而真正意义上的喝茶，宁波话叫“喝茶叶茶”。

细细梳理，喝茶有不同的类型和场合：一有平常茶，口渴了喝，这种基本是在家或办公室独饮；二有敬献茶，新媳妇过门，要给公公婆婆敬茶；三有礼节茶，家里来客人，总要倒杯茶让客人享用，不然显得不热情；四有会议茶，开会、业务往来、茶话会，都以茶招待；五有品茶，喜欢喝茶或懂茶的人，三五成群坐成一圈，学茶艺，论茶道，慢慢品味，好不愉快。

我对茶室的最初概念，停留在宁波江东大戴家弄的茶坊（俗称“老虎灶”），以及杭州西湖边的茶室。小时候特别想听外公说：“走，到茶坊去。”外公是饮食店的员工，每天四点多上班，上午早早下班后，就时不时会带我到茶坊坐一会儿。喝上几壶茶，和茶友们谈天说地，有时也会顺便买些茶叶，自然都是很一般的茶叶。而我则可以享受到舅舅阿姨们想吃而吃不

到的早点，如案饭、糕团这些当时的稀罕食物。快到中午时，外公把带去的几个热水瓶灌满开水，领着我回家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后来外公生病，早早去世，我就没了这个待遇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老虎灶也被拆了。

小学毕业那年暑假，去杭州伯伯家，那时堂哥堂姐已经工作，周日带着我去西湖边游玩，走累了就到茶室歇歇。记得大哥点了一壶龙井，说是用虎跑水冲泡的龙井茶味道最佳。

老舍的《茶馆》里，有老北京浓重的市井气息、皇城根腔调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以至于我第一次和以后多次去北京时，都想着去找找老舍笔下茶馆的感觉，可惜一直未能如愿。

关于广式茶楼的记忆，要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。初次去深圳、广州出差，行前，单位一位对茶颇有研究的老领导很正式地对我说，你们要去广州或深圳的茶楼喝一次早茶，体验一下。于是在广州老城里，我们

找了一家广式茶楼，具体名字已经记不清了。一进门，就被那个场面给震撼了，茶楼里人声鼎沸，座无虚席。我们在预订的席位上落座后，服务员递上点茶单，一看，光茶名就十多种，还有数不胜数的点心，搞得我们无从下手。

出差回来后不久，突然发现宁波也有饭店做起了早茶生意，还有人开起了茶室。我记得当时老字号梅龙镇就做过广式早茶，我和家人去品尝过，后来不知啥原因没做了。再后来城市改造，中山路上的梅龙镇也消失了。不过，很快一家家新的专业茶馆冒了出来，以“清源”“汐源”等命名的茶馆，如同一壶壶浓茶，静待茶友光顾。

如今市面上更多的是茶行加茶室的模式，茶室是副业，以体验为主，主业是做茶行生意，同时和喜欢茶叶的人一起品茶论茶。卖茶的和买茶的，往往因茶成友。

人茶融合，以茶勉德，静心修养，身心怡然。这应是饮茶最大的好处。

阿拉宁波话

赵淑萍

大学时，“泛读”老师幽默地对我们说：“英语和宁波话有许多相通之处。我以前看《雾都孤儿》的原版小说，很奇怪，怎么诅咒语用‘Oh, my ears! Oh, my eyes!’直译起来不就成了‘我的耳朵！我的眼睛！’吗？这算哪门子诅咒？直到有一天，我听宁波人骂人，什么‘骨头勒！脑西勒！’我恍然大悟，真正是殊途同归啊！还有呢，allsum(总额)音译为‘和而散姆’，宁波话说成‘和拢三亩’。一户人家和拢总总只有三亩地，人多地少啊。‘和拢总总’不就是‘总’的意思吗？”

当时我们哄堂大笑。因为，“骨头勒！脑西勒！”这句话他说得有声有色，石骨铁硬。而且，他说“和拢总总”时，还做了双手一拢的动作。且不说他是不是牵强附会，宁波作为一个早期通商的城市，宁波人学英语，可谓历史悠久。中西方文化碰撞，肯定会迸发出不少有趣的火花。

曾经，多家报纸转载过一则新闻：一位收藏爱好者，展示了一本百年前宁波商人编著的宁波话注音《英语注解》。这当中，下午“afternoon”注成“矮夫脱依”，纸张“paper”注成“配不”，猴子“monkey”注成“门开”，学校“school”注成“司苦而”。原来，清乾隆年间，广东和香港开始对外通商，宁波商人在广州进行对外贸易，因言语不通，常有不便之处，于是，有人编著了适合宁波人学习的用宁波话注音的英语读本。有几位懂外语的老宁波根据谐音一念，说：“挺准的，比国际音标还管用呢。”

第一次鸦片战争后，宁波成为五口通商的沿海口岸之一，实行自由贸易。西风东渐，在当时的大气候下，有不少舶来品、舶来词，像“司必林”（弹簧锁）、“水门汀”（水泥地）、“那摩温”（带班、工头）等，在各种资料、作品中都能读到。咖啡、雪茄、沙发、维他命、麦克风、马赛克等词，大家都在用，但是外来词，宁波人似乎用得更多。我有一位宁波本地的朋友，她家有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，老奶奶目不识丁，但从她口中常听到一些英译词。有一次，她高声叫“华司”，我被弄得莫名其妙。然后，我就看到朋友给她拿来一个垫圈。还有一次，气温骤降，她问我：“天气冷了，你穿司卫铁了吗？”当时，我懵了，这“司卫铁”是什么呀？后来，朋友妈妈告诉我这是卫生衫，现在人人都穿上了。我仍然困惑于这名称的由来。最后，有一位同事告诉我，“司卫铁”就是绒衣绒裤，从英语“sweater”过来的。这时，英语专业的我才回过神来。

宁波人很有“拿来主义”的做

慢时光

俞亚素

小时候还是蛮喜欢走亲戚的。一来可以在主人家吃到跟自家不太一样的饭菜，因为待客的饭菜总归要好一些，在那个不缺吃但缺好吃的年代，还是挺诱惑人的。二来可以在亲戚家歇夜。孩子嘛，更容易喜新厌旧，自家的饭菜吃腻了，自家的床铺睡腻了，偶尔换一下口味，觉得新鲜而有趣。

其实，亲戚家之间的距离大多并不太远，如果客人执意要回家也是不难的。可是主人往往十分好客，一遍又一遍地挽留，“歇夜起呐，歇夜起呐。”而客人多半也不推辞，说着“好呐，歇夜起”，然后理所当然地留下了一床。待晚上，热情又无私的主人常常将自己的房间让出来，自个儿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将就了一夜。

我小时候就常常在姨妈家歇夜，睡的正是姨妈夫妇的房间。只是，在姨妈家歇夜算不得好事，他们住在山窝窝里，住户不多，木结构的房子阴暗潮湿，旁边还零星散布着几座坟墓。夜深人静时，窗外总是会传来奇奇怪怪的声音。尽管身子依偎着母亲，心里还是非常害怕，忍不住地幻想吊死鬼呀妖怪精呀从窗口幽幽地飘进来，把我抓走……一觉醒来，浑身甚是不爽。

这样的夜过了好几年，母亲才终于答应不再在她的姐姐家歇夜。在姑妈家歇夜就有意思多了，村子又大又热闹，砖砌的房子宽敞明亮，不但孩子喜欢去歇夜，连大人也是。记得有一年夏天，姑妈家所在的村子做戏文，据说要做三天三夜，于是，但凡得闲的亲戚皆热热闹闹地涌往姑妈家看戏文并歇夜。孩子们正逢放暑假，遇上这样的事更兴奋。姑妈家统共也就三间半屋子，男人们占一屋，女人们占一屋，孩子们占一屋。一张床，七八个孩子，不敢竖着睡，都是横着睡。个子高一点的，脚伸到了床外。男人那屋更有趣，一张床，四个大男人，硬生生将姑妈家的床板给压断了。几个大男人“咕咚咕咚”地

宁波话和英语

派，有些舶来词和方言一结合，就有了许多有趣、新鲜的词。比如，英语中“old man”指老人，是中性词。而宁波老话“厖而猫”（猫与曼同音）就是取其谐音，“厖”在宁波话中有固执、糊涂、拎不清之意。“厖而猫”生动地描绘出一个像“假灶猫”一样猥琐、稀里糊涂的老头形象，是一个贬义词，是一句调侃语。英语中“One dollar”意为一元，宁波人就取其与“混道道”谐音，创造出一个“混道罗”，意思是这个人糊涂、含糊不清。再比如，洋行买办“comprador”音译为“康白度”，说着说着，宁波话就说成“讲白佬”，空话讲讲白白好佬（意为“拿”），竟有了讥讽的意味。

最后，附录一首当初上海的洋泾浜英语歌谣，这里的发音是基于宁波话的，估计是在上海的那些“宁波帮”编的：

来叫克姆(come)去叫戈(go)，一元洋钱混淘罗(one dollar)。廿四铜板吞的福(twenty four)，是叫也司(yes)勿叫拿(no)。如此如此沙咸鱼梭(so and so)，真货实价凡立哥(very good)。靴叫白脱(boot)鞋叫靴呵(shoe)，洋行卖力讲白佬(comprador)。小火轮叫司汀婆(steamboat)，吃梯吃梯请吃茶(have tea)。生堂生堂请你坐(sit down)，烘山芋叫铁拖(potato)。东洋车子立刻锁(rickshaw)，打屁股叫班蒲吃呵(bamboo)。混账王八唆风炉(damn fellow)，那摩温先生是阿大(number one)。跑街先生杀老夫(shroff)，麦克麦克钞票多(muck)。印的生丝当票多(empty cents)，自家兄弟勃拉茶(brother)。爷要发柴(father)娘卖柴(mother)，丈人阿伯发音罗(father-in law)。

歇夜

滚到地上，后来就干脆将席子铺在地上睡。我们知道了，觉得好玩，也学他们将席子铺在地上，滚来滚去，兴奋得睡不着。

小时候歇夜还会遭遇跟谁睡一头的尴尬。那年，我们家造楼房，亲戚们都来喝喜酒，照例，他们要歇夜。母亲安排我和姐姐跟大伯母、二伯母睡一床。二伯母看起来年轻一些，衣着打扮也更得体一些，因此我和姐姐争着要跟二伯母睡一头。想来二伯母当时应该甚是得意，只见她满面春风地跟姐姐说，“妹妹小，你要让着她。”不记得姐姐当时的心情是否沮丧，我自然是十分开心。可是后来一想又觉得亏了，和二伯母一头的同时，可不正是和大伯母的脚步丫子睡一头？孩子总归是孩子，顾了这头，忘了那头。多年后也只是当作一件趣事闲聊而已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歇夜这事渐渐地不盛行了。或许是从我们这一代人长大了开始？或许是从家家户有了车子开始？

况且，如果真要在外面歇夜，女人们得带足一整套的洗漱工具，诸如洗面奶、洗脸巾、牙刷、牙膏、护肤品，还有换洗的内衣内裤、睡觉时要穿的睡衣睡裤。更仔细的，还要自带床单和枕头，说睡惯了。歇夜的“成本”实在太高，真不如油门一踩直接回家睡觉更合算。

因此，如今走亲戚，主人很少再热情地挽留“歇夜起呐，歇夜起呐”。而面对主人的挽留，客人也会推辞：“不歇啦，不歇啦，油门踩两脚的事啦。”

等躺在自家床上，不免叹息：“哦哟，金窠银窠总不如自家草窠，到底是睡在自家床上舒服啊！”

于是乎，歇夜成了一种过去式。

古迹

颜文祥

在我见过的山中，秘图山是最奇特的一座山。作为一座山，我对它充满了敬意，却又有着几分疑虑。至今，我仍在怀疑秘图山不是一座山，但流传下来的许多史实明确无误地告诉我，这确实是一座山。尽管它如今根本没有山的特征，然而，这并不能遮盖秘图山作为一座山的荣光。

传说古时候，现在的余姚城还是一片汪洋，龙泉山和秘图山都是水中的小岛。大禹治水疏九河，姚江亦在其中。大禹用疏导之法，治理了洪水泛滥，相传他最终把治水的秘图藏在了一座小岛上。后人敬仰大禹为民造福的治水精神，把藏秘图的小岛称为秘图山。

对于这则秘图山之来源的传说，我总有一些疑惑。大禹治水，其治水采用疏导之法，已昭然天下，根本无秘可言，既然治水成功了，还要秘图做什么？若真有秘图，三过家门而不入、一心为百姓造福的大禹，完全没有理由要把治水图藏起来。让百姓人人知道治水之法，岂不更好？因此，我一直在猜想，大禹藏的不可能是图，有可能是一块载有治水经验的石碑；对于这块石碑，大禹也没有将其藏匿，而是高高地矗立在秘图山上。最终可

能是后人没有保存下这块石碑。

我们翻开有关史料就可以发现，秘图山的名字是从唐天宝六年（747年）才有的。这之前它叫方丈山。可以料想，当年的方丈山也不是一座平常的山，否则，大禹的传说不可能与其联系在一起。这一点也有一些史实可以作证。秘图山景色宜人，清秀幽静，明朝书画家杨珂隐居于此，号“秘图山人”。元至正二十年（1360年）春，浙江省郎中刘仁本治兵余姚，在游览过秘图山之后，曾写下“水出岩罅，潏为方沼，疏为流泉，卉木丛茂，行列紫薇，间以簠竹，仿佛乎兰亭景状”。刘仁本因为觉得此山和山阴兰亭相仿佛，有流水潺潺，有树木清幽，于是学王羲之的兰亭会，邀请42位雅士，集会秘图山，学书作诗，切磋技艺，其乐融融，成为一桩风雅盛事。刘有诗曰：“楔饮秘图湖，天气淑且柔。传觞际曲渚，濯濯临芳洲。纤条乱风树，幽葩落晴沟。众宾亦以乐，正望尘世忧。”从中可见，当年的秘图山不但风光秀丽，而且浸润着浓郁的文化气息。

但是，这一切已经远去，秘图山作为山的样子已荡然无存。1991年，我大学毕业来到余姚工作，当我第一次上秘图山的时候，它已成为余姚市委、市政府办公地的一部分。那次我是去余

姚市文联办事，如果没有路边那块标有“到文联，请上秘图山”的指引小木牌，我真不敢相信，这座在史料中声名显赫的秘图山竟是如此简朴模样。一幢三层楼房几乎围住了秘图山顶，好几家单位都在山上办公。一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山，就这样湮没在日常烟尘之中。

作为上了史书的一座山，秘图山无疑是余姚重要的文化资源，是“文献名邦”“东南最名

邑”的一个有力证据。一个文化景观的诞生，需要时间，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文化积累与文化浸润。不忘秘图山，就是不忘大禹，不忘大禹治水的精神。

当我写下此文的时候，听说阳明古镇第二期的开发计划中，有意将秘图山重新进行挖掘、改造，力争重现昔日光景。如果这个“听说”能成为现实，我们才无愧于“文献名邦”的后代。秘图山是不应该消失的！



当年余姚市政府门口「文献名邦」匾（谢建龙供图）

不该消失的秘图山